

日八月二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

星期 一

學 匯

第四百三十六期

刊 副 報 日 風 國

錄 目 期 本

革命政府	克魯泡特金著	震天譯
無政府與孔子	老梅	
地獄靈魂記	索非	
囚籠	因徒	
革命家的人生觀	春台	
小詩	劉啟仁	
一生	莫泊三著	殘紅譯
重做人	韻裳	

革命政府

(續)

克魯泡特金著
震天譯

預先作一種普通的考察——宣傳專政的人大概都沒有覺到他保持此種成見正是預備使敵人後日去殺他自身的。羅伯士比 Robespierre 有一句話，頌揚他的人該當記着，羅氏在原理上是不否認專政的。當蒙入 Mandar 來對他說：「勃里梭 Brissot 要做專政者了！」——他突然回答道：「起念防備呀！」是的，勃里梭，狡猾的齊羅 J. Girondin 黨徒，平民平等趨向的大敵人，瘋狂的財產保護者（昔時名財產為賊物的也是他）勃里梭，是的，就是他安然把馬拉 marat 及一切雅各賓 Jacobins 溫和派因人愛板條道院之 baye Hebert 中。

但是這句話是在一七九二年說的！在這時候，法蘭西起首革命已三年了！在實際上王權已經沒有存在！所存在的不過最後一氣罷了；封建制度實際上也已革除了，然而就在這革命思潮自由盪漾的時候，凡平民黨勃里梭還有如此運氣使人名他為專政者！那在

學 匯

下：

（本上編、請向一風報社或各埠分銷處函購）

一七八九年到底是怎樣了？即是這位以他的巧詐與法王做買賣的米拉波 *mirabeau* 在那時被認為權力之首領呀！看呀！設若那時暴動的百姓不藉長槍的協助來表示他們自己的威嚴，設若他不仿效一三五八年農民暴動的苦葛運脚 *Jaquerie* 所做過的事業，使巴丕及各省的一切權力成爲烏有的方法來作他們行動的工具，當時不知誰上權力舞臺呢！

政府的成見把一般談專政的人的眼睛弄盲了，所以他們寧可預備一種新物里波或初拿波崙的專政，而於不承認一般破壞頭腦的人可以有別種主人的思想。

復古時代 *Restoration* 由路勃非立切 *Louis Philippe* 治下的秘密會社對於這種專政的成見所施的助力不少。當時共和黨自有產階級得着勞工者的援助做過很多次的「陰謀」*Conspiration* 想推翻王國，重建共和，他們一心一意祇想藉某種廣泛的「陰謀」把王國推倒；使日已佔據權力，而不是即使要一種有階級的共和國成立，對於各種事物也非以改革一次是不為功的。在三十年間，這些社會以一種無限的忍耐，堅決心與英豪的勇氣，差不多沒有一時停止過工作。一八四八年的暴動所以鬧出共和國來無非是得着這英會社三十年間所做了的實事宣傳 *propagande par le fait* 的結果。沒有這些寶貴的勞力恐怕一直到现在所謂共和的政府還不能成立的餘地呢。

他們的目的當然想日已佔據權力，佈置共和的專政 *Diktature* *Revolutionnaire*，實際地，甚至達到此目的時，這好像是應該如此的，限事物的情理說來，無論何種陰謀，是不能推翻王國的。秘密黨預備作破壞的事業；他們四處傳播共和的思想，他們的犧牲者形成平民

的理想；但是最後的衝擊 *Berniere* *Prise* 推倒有產階級王家的衝擊是從民衆來的，較之龍從某種秘密會社裏來的衝擊力量廣大得多了。

以上結果如何，我們都知道。預備推翻王國的黨人不久即覺着自已於市收顯進發隊中忽然落後了。別的不肖陰謀「險」的人，在民衆中聲名較大的而態度又較溫和的人，暗中窺探奪取權力的機關，把秘密黨欲以砲聲來掠取的位置搶去了。報章的記者，律師或巧言者然而實實的共和黨在那邊製造軍器或被充軍於山道路遠的監獄裏的時候，盡力使自已成名，果然即把權力佔據了。已經「點名」的人被遊手好閑的流氓抬舉上去；別的還約名詞也盡力踐踏使人處舉他們，因為他們的名字是一無所代表的，即使有，也不過代表與一切人協和的大綱罷了；急烈的陰謀黨於此是無地盤的。

請世人不要來與我們說：「這些行動的黨人所以失敗的緣故，是在他們缺乏實際的精神，不然，他們必能得到更好的結果的！」不是的——一定不定的。行動的黨人，因去行動，對於權力的佔據當然不能順及，所以祇好講一班狡猾的巧言者去自由。這是一定的道理與「行星運動律」一樣的確實，請勿忽略了。在民衆做最後衝擊的時候，這般狡猾者任普通的多數八中間聲名較大，所集合的選舉票數也較多，因為無論以票選或口承或藉投票團等方法，實際在講喝采與喧嘩的時候總脫不了一種欺詐的選舉。他們所以受一切人的贊許，尤其是受一般革命的敵人的贊許，因為這些贊許的人之心裏完全是想推革命到死路上去的，所以隨着這些革命運動的政黨與一切中立者曾被選爲首領了。

本書的作者：

本書的聲價：

犧牲一生於監獄中，一心想他們的制度的實現，在他們死之前夜呼出「無上帝！無主人！」Ni Dieu, Ni Maître——六次字爲一切目的大綱的勇士，在一切別的人物之先，是此種「陰謀」方法的始創者。

三

想以秘密會社推翻政府，並想以此種會社去代替政府——這是從一八二〇年以來，發生於有產階級共和黨中間的一切革命所犯的錯誤，明證此種錯誤的事實是足得恨。少年意大利人 Jeanne Italia 的秘密會社以同樣的緊密，熱心與犧牲來發展他們的團體的精神，世人都是看見的。意大利少年所幹的這些無畏的工作與一切犧牲，這些被劊子手用刀殺了的或用彈穿死的，堆滿奧大利監獄陰井中的尸骸，即使俄國的少年看到無不變色的，可是所得的結果不過以有產階級與王國的發病者來作繼承者罷了。

俄國也是一樣。你想在歷史中找到一種秘密會社與俄國青年所組織的一樣，以極少的方法得極大的效果恐怕不能，他們所幹了的毅力與行動與「執行委員會」Comité exécutif（這是那時俄國革命團體中最有力的秘密會社，克氏會爲其中團員，他並曾因此人獄——譯者——）互相上下。「執行委員會」棍這樣好像不能傷損的大柱——「沙兒」主義（Sibirie）搖動了，他使獨斷的政府以後在俄國成爲不可能的地步。這般想當亞歷山大三世 Alexandre 王位毀壞了的時候，以「執行委員會」爲權用上主人的人，未免太愚蠢一點了。他們不知別的人——一班小心的人當真正的革命黨在擱擱或死於西伯利亞的時候，暗中盡力使自己成名；還可別的——一班陰謀家，巧言者律師或文學家有時在這些英雄救上酒几點未流即乾的假淚，使人可以名他們爲平民之友的人——但，革命一到即去暗取政府的位置；并對這般促成

革命的無名者 Inconnus 喊出「決去！」的大聲！

(未完)

無政府和孔子

(續)

老 梅

太公當革命時期中，雖幫助武王辦了幾件痛快事，教天下人心悅服，但他是自政府革命家，不是無政府革命家，所以史載：「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副又命之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稷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作了像現在巡閱使的軍閥。應參取消他的「天下大老」資格。但史又載他：「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可見他雖然作了官，尚知道爲民興利，不比目下軍閥，專以欺侮剝奪平民的生命財產爲能事；因此可以勉強還稱他爲「天下大老」。總之，天下大老的資格，須作爲社會（人羣）立獨立功立言才夠得上。譬如立德，不過些煦煦之仁，子子之義；小忠未孚，小信未孚；作一個消極自守的君子，雖名仁義忠信，其實沒有真正德意及於人羣。給乞丐一個銅版，替愚民打過一場官司，每遇窮客必早到一刻，（舊笑談，載有士人赴場應試，三場已畢，文章並不見佳，及榜出居然高中，隨着同年見老師（考試官），那老師問諸士人道：「你曾作爲甚麼陰功事麼？」答曰：「未曾。」老師又道：「不能，你的文章實不見佳，當我閱卷時，把你的卷子一看便扔在地下，說也奇怪，一陣風又把你的卷子吹上案來了，如是者數次，我知你一定作過陰功事，博得風神來助，你仔細想一想！」這位士子低頭想了陣，拍胸道：「門生實在沒作過特別好事，只有一件，不知是陰功不是陰功，就是每遇朋友親戚請客，我總是按時候先到一步。」那老師哈哈大笑道：「這就是無量陰功呵！」這笑談是譏笑請客遲到的牛皮客人，真正討厭，有約四點鐘的，到七八

點鐘客還來不齊，把人家等得不耐煩起來，豈不是罪麼？所以有笑談這個，為早到的客人壯壯氣吧！）算不得立德。就是捨棄捨飯，捨柴捨炭，捨衣捨鞋，及一切小範圍的施捨，不能普遍施濟，這假慈悲事業，不論是臨時的和永久的，都不能加他「大仁大義」的名稱。即就是範圍稍大的，如各處慈幼院，育嬰堂，收養少娘無父的孩童，以及萬國紅十字會，救受傷軍士於戰場，為人加意調治看護，好像是大仁大義了，其實不是根本辦法，必也社會兒童歸社會公養，人人可以發作「少者懷之」的大願，慈幼育嬰何必設立甚麼院甚麼堂，日久把捐到銀錢，都下了腰包，養成一種敷衍呢？紅十字範圍雖較廣，但未體根本剷除戰事，僅僅恩惠於傷兵，戰死者斷頭陷胸，仍無術續活，有甚麼願意足誇呢？所以講現在一切慈善事業，都是一部人利用好名目，巧騙金錢以自肥的，不能稱讚他是為社會立德。其他專心毒害人民，欺侮良善，用種種惡劣手段。霸佔公產，壟斷市利，如近日曹閻家產調查錄，至值一萬萬以上，真是駭人聽聞。然而一般詭譎者，將要給他立功德碑都不定。莊子曰：「侯之門，仁義存。」便是這種講法呵！

地獄還魂記

(十四續)

索 非

這一間黯淡的屋子裏，先有四個囚徒在蘇袋裏躺著，我不知他們是為什麼被囚的，我被捕着走進了這間屋子，他們立刻被一種難堪的嘈雜奪去了他們的清夢，不約而同地坐了起來，很驚異地注視着我，彼此在不言不語中間露出同情的狀態來。

我是個無產者，除了隨身的衣服以外，現在什麼也沒有，而且我並不預想着要被捕遺棄的，自然沒有帶着我的僅有的冬天的愛侶——

被窩！一來，今夜可就要格外孤獨，悽慘難受了！

「哈！我應當感謝那擁着我的「簇兵士」中的一個，許是「頭目」！他同我走進了這屋子以後，他就對那四個囚徒高聲說：「朋友們！同是難的，他——指我——什麼也沒有，你們要體恤他，抽幾隻蘇袋出來，讓他鋪着蓋着，免得把他凍壞了。」囚徒真能與囚徒的同情，不像那班惡官僚總是同官相擠——他們立刻起來，抽出了六個蘇袋遞給我，當時我的全身幾乎麻木不仁，不能動頭，於是那個可敬愛的僅有的兵士——頭目，親手替我鋪在冰冷的地上，扶着我坐了下去，教我安靜地躺着；而且脫下他身上穿着的那件灰色的外衣，替我覆上——他一面覆着，一面用那很柔和的聲音同我說：「同是一個人，誰是沒有人性的？我看見你成了這般模樣，實在為你很難受，很傷心！唉！可惜我沒有富餘的被窩——如果有，我一定很願意拿出來給你鋪着蓋着……」說話時，發着一種嘆息的神氣。他把我安置好了，直起身來，又對我說：「你不要着急，好好地靜養着，事情總會有頭緒的。」我對於他這樣誠意的同情與安慰，實什麼感到萬分；但是我一時找不出什麼話來表示我感激他意思，只得連聲疊疊地說：「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過了一回，他又婉聲問我道：「你餓嗎？要買些東西吃嗎？」我一天半沒吃東西了，現在實在覺得餓得很，於是我回答說：「很想！但是現在還有賣的嗎？」

「有，有。」他嘴裏說着，立刻露出欣欣的表示，輕身用足尖走着「跳步」，一跳一跳地跳到門口，高聲呼喊說：「爾英！爾英！來！來！——」應聲來了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他就回頭和我介紹說：「他叫爾英，是這裏專門侍候那些職員」的聽差，但是同時也帶着侍候罪犯；你無論何時要買什麼東西，儘可招呼他隨時去買。」我聽了此這

民鐘社健民：信悉，罪案及捕報，已囑發行部如數寄去，到希示

覆：民鐘及俄國革命之失敗等書，今日已接得，一函致

同志們：我們十分感謝馬悅川同志對主義的熱心，因為他已

話以後，只有拿「謝謝！」一句話來表示我的感激。

他又對爾英說，「爾英！你好好地侍候他，暇着的時候，就來陪他，莫教他太孤寂了。」

「是，是，」爾英答着，同時就問我說：「你想買些什麼吃呢，先生？」

「現在有什麼賣的？」

「現在？祇能買『果子』『火燒』『果子』就是『油炸檜』『火燒』就是『燒餅』。」別的等到天明了才有賣哩。」

「好罷，隨便什麼都行——可是錢現在沒在我身上呀。」

「不要緊，我替你領去。」他說着，就奔了出去了。

(本節未完)

囚籠

(續)

囚徒

四一

繩子，小心些，

那邊有殺害你的陷阱呢。

四二

小人心，

一世不安平。

四三

鐘頭在狂風暴雨之下的花呵！

四四

惹呵！

為什麼忍心苦害平民？

四五

學 園

雨呵！

地球太髒了，

刷洗刷洗罷。

四六

風雨雷雲是宇宙間的革命。

四七

人生養似浮雲！

四八

好容易盼到天明，

又祈求黑夜早臨——

唉，囚人的軀軀的心呵！

四九

揮不去的煩悶呵！

五〇

淚？流罷，

滴了倒痛快。

革命家的人生觀

(續)

寒 台

(未完)

人生觀之所以為生觀的定義，我斗膽的說及了，但是我以為這種人生觀，不是什麼「人生觀之論戰」中一般人所說的科學不能支配人生觀與玄學不能支配人生觀的狹隘的簡單的論調，因為如此的解釋人生觀，只是各個人片面的解釋。也是太為被玄學與科學的名詞範圍欺騙了的解釋，我這樣的說話，未免有些武斷了，不過讀者能平心靜氣的想一想他們論戰中的空氣，是不是充滿了玄學與科學的

五

論調，這是最重要的，我在此也不用再舉證他們各個的人解釋，讀者將人生觀之論戰」一書順讀一遍，自能得到很深的印象，況且我現在並沒有參加彼等大人先生們的論戰，滿洞中的野心。老實說句，恐也是不夠的，因為智識階級的空氣，在現代的偶像力，幾乎也和政府的命令有同樣的威風，我們的區區無名的平民，是不能同他們携手的，他們講人生觀，只有他們自己去領略，我們人類的平民是不能有賞鑑的餘地的，然而在此一場論戰之後，我也來說及人生觀的問題，不過我所說人生觀是革命家的人生觀，這種革命家的人生觀，不必拘泥於什麼玄學與科學圈套之中，而是具有博大的革命性，是能夠將人生觀之所以為人生觀的意義，表演盡致的，因為真的革命家，無論是社會變遷到如何的現象，思想紛歧到如何的複雜，他對於他個人的立脚點社會的觀察，是沒日絲毫偏見，在抹殺人生的全部，所以革命家的人生觀，是我們人類社會的新福音，是世界平民的急先鋒，因此我更不能不詳細的說一番！

(未完)

劉啟仁

小詩

一 冷靜的明月，
願你從夢中伴我尋到故鄉！

二 狼虎是最殘毒的動物嗎？
怎麼不把他們的同類，牢鎖在鐵圈裏？

三 天空傾盆的大雨，
從去地上幾許污塵？

一生

(續)

莫伯三著
殘紅譯

六

男爵得在這些時候進來的時候他便和和氣氣的說道：「約翰，親愛的，聽我的勸話燒了你的信吧，把他們都燒了——你的母親的，我的，一切人的，人漸漸老了的時分沒有比回顧他的少年更可怕的事了。」但是約翰雖然在其他一切樣子上同他的母親不一樣，他却遵從着夢的痴情的一種遺傳的本能也保存下他的信，準備着「紀念」的櫃子了。

男爵不得已離開了他們幾天，因為他有點兒事務叫他去了。

一天午後約翰肚脯上抱了保羅出去散步，她正坐在海岸上，一眼眼看着那嬰兒，她似乎初次看見他一樣，她輕易不能想像他長成，用穩當的腳步走，臉上有鬍子，大聲談話，她聽得日人呼便抬起頭來，馬路向她跳着來了。

「太太，男爵太太很不好了！」

一陣冷顫似乎淌下了她的脊背，她跳起來連忙往家裏走。

她走來的時候看見一羣人聚集在楓楊樹周圍，她跑上前去看見她母親頭下枕着兩個枕頭躺在地上。她的臉漆黑，眼睛閉着，顯耀了二十年的呼吸現在也完全沒有響響了。乳母把孩子取出約翰的懷裏抱着去了。

約翰用抽搐焦急的臉色問道：「出了什麼事？怎麼倒下了？找醫生去，無論那一個。」一轉身，他看見了老教師，他不知怎麼已經聽得這事了。他捲起他的袈裟的袖子遮了些忠告。但是隨。花露水 and 磨擦病人都證明無效了。

「她總得脫了衣服放在牀上去，」教士說。

農夫，約翰浮和老西門和路帶文都在那裏，用皮可寺長的幫助他

他們竭力要抬起男爵夫人，但於一試之後只得從客廳裏搬了一把大安樂椅子把一放在裏頭。用這個法子，他們纔能把她抬進家裏然後上了樓梯，他們便把她放在她的牀上。

約沙洋忙忙急急的勸身請醫生。去教士正要取聖油去，僕人們說已經「開出死」的那個乳母也在這地方，向他私語道：「你不要自己忙亂了，先生；她是死了。我完全知道這些事。」

約沙洋神神亂的懇求他們做點兒事，教士以為這最好是有布教免他們在這間沒有生命的變化的肉面傍邊守了兩點鐘，約翰跪着用哀痛的憂成嗚嗚咽咽哭。

門子開了的時候醫生走了進來，約翰叫他跑上來，喃喃的說她所知道的這個災禍，但是看見乳母同醫生交換了一個有意思的眼色，她便停住問他道：「這危險嗎？你以為這危險嗎？」

他立刻答道：「我怕——我怕——這是一切都完了，大膽三，大膽三。」

約翰開開的說時一扭才爬在她母親的身上，尤林這時恰好進來，她驚得站在那裏，顯然煩燥了，沒有一點兒傷心的喊叫，一點兒哀痛形容，這樣出其不意的令他沒時間準備適合的容色他，含含糊糊的說道：「我料到這事了。我覺得死是近了。」他於是調色出他的手巾，揩了他眼睛，跪了下去，畫了十字，然後站了起來，想要抬他老婆，但是她擁抱着他死在親嘴，這便必須推她去了，她顯着是心神喪失了。

到一點鐘頭上她允許了回琴。再也沒有一點兒。望了。那間屋子已經安排成死人的屋子。尤林和教士在窗子近前低聲談話。天氣漸漸黑暗下來。教士跑到約翰跟前握起她的手來，竭力安慰她。他說起了死人，用恭敬的語法稱讚她，又提議要在那肉體傍邊祈禱一夜。

鄭重做人

約 袋 (未完)

我們做人，是要很鄭重的，不但要鄭重人，並且要鄭重自己。在現代週刊出版以先，我是很希望的。我以為蘇和程相繼的現代週刊王事的人，差不多都是有學問有主張的，偶然的言動，雖然不能轉移社會上一切的人，但是至少也可以受一般弟妹行的仰止。但是我不知道他們和我差不多。這二十歲的青年，所謂弟妹行的，至多也不過是十八九十七八十六七十五六歲的小孩子，我認爲凡是一個小孩子心情，無有不是聰明忠厚並且純潔的，如果他自己能認定了自己的前途，便不須人指導了，才其不須比他同年歲大不多時如同哥哥姊姊一般人去指導他們，因為他們正在危險的時期，差不多離開母親使不能再離開哥哥的，所以我便應當對他們負責哥哥而且兼有母親，母親而且兼有師保的責任，因為有了這種責任，所以我們的言動感發不得不鄭重，並且不能因為是偶然便不負責的。

據我看現代週刊的內容，萬不能供給專門學者的研究，又絕不是知識不淺陋的人所能了解的，只有一般正在中學校的，十五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八九的小孩子，正可拿去啟發他們的知識。凡他們心裏所懷念而未嘗耳聞目見身試的事體，都被現代週刊替他們說明了，如同講話固然應當說實的，但是我總覺得現代週刊那種說話的態度的確不能合適。

我想我們教一個小孩子，與其教他從俗，不如教他孤潔，與其教他嚴苛，不如教他純厚，與其教他作負心人，不如教他作痴情者。看現代週刊的內容，只於會把些裸體畫和醜露的文字，衝動了小孩子心的性慾，又不肯告訴他們正當的性的知識，並且用一種輕浮或刻的氣

象流露在紙面上的文字，消刺小孩們的天真。我恐怕一般孩子們看了將要發揮他的偶然衝動的性欲，而又不得一種相當的機會時，勢必要作成了變態。即或得到了正當的機會，也將要發現了始亂終棄的事體，一個作了負心人一個作了傷心者，一個喪失了純潔的人格，一個捨棄了他寶貴的生命——或是抱了悲觀終身。——至於使我們素常愛護的：不周同弟妹們，一個個都被我們親手拉他掉到火坑裏。便是後悔也來不及了！況且那樣的罪孽，自問也担負不起。

據我所知道的，現在週刊的記者，除去一兩位類派之外，還有一位很崇拜尼采哲學的，我不敢說尼采哲學是不可研究不可主張的，但是把這嚴苛強暴的道理，灌輸到一般和愛忠厚的小孩子的腦筋裏，也未免太忍心了！在崇拜尼采的人，或是他天性使然，或是他受環境壓迫萬不得已，原是無足怪的，不過即使他就是尼采了，一切都學尼采，我想尼采當初也未必要殺他母親把肉來喂狗吧，但是何以崇拜尼采的等等忍心呢？

我能斷定如果充分發展現代週刊的力量，必將造成多少可愛而少年男女發了狂一般的毀滅他們的性慾，至於生命都不顧了，現代週刊的主事人，又不足為圖何等的厚利，何苦來非造這種罪孽不可呢？

我這週刊的主事人，大都是自標為反對女人的，我想反對女人的人，一定是禁欲主義的了，不然何以將女人看作毒蛇猛獸一般，不敢親近呢？不過反對女人的人，居然會作出這樣華麗的文字來，讓我這樣自命為生平不二色的人，看了也有些按捺不住了。可不又是一件奇事。但是須知道這種文字還要給一般血氣未定小孩子看呢？

我又知道第一期，不祥之兆的作者，在今年春天曾作過一件讓旁人看了很傷心的事，那死去的女孩子的朋友，到現在提起來尚且忘不了，就讓我不曾和她有一面之識的人，聽到了也不免慘然。但是我從

來不曾見不祥之兆的著作，他有些甚麼遺憾的表示，聽說他更活潑了！這豈不是被現代週刊式的思想所教訓的結果麼？

我們以忠厚存心，教人忠厚，有時還怕被人學了刻薄去，如果把刻薄教人，那結果還開的麼？崇拜尼采的，多於是會犧牲了為他自己，在他便然誠情非待已，但是小孩子那裏面這些，他又沒有多少關係。那麼如果小孩子學成了嚴苛強暴而且厚恩的態度，誰說這不是被崇拜尼采的教壞了他？教壞了一個還不可以，還不覺悟，還想要把現代週刊來教壞大家麼。況且如果一個人肯的作了負心人，肯的負了人不肯讓八負了自己，充其量他是必然要負了他母親，甚至於他是要背恩賣友的。

大凡把作賊的法子教人的，人一定知道他作賊，並且學會了作賊，一定要先偷他的。知道麼？你那唯一的弟弟，將來便是你唯一的！

以上的話，我願見現代週刊的記者有意，害人是好的，自害尤其是不好的。有心為惡，當然免不了罪過；無心為惡，到時候良上也要感一種不安的！

我並不是望八的答覆，我也不和人辯論，會讀文章的人，可以看出我說話的態度不是故意刻薄人的，我只曾盡我的心，大家怎樣論我，我不管，我的話不但是對待現代週刊說的，凡是現在著述界的人，我願意大家互相勉勵着，不要十分揭破人間的黑暗，並且刻薄的擴寫出來，一則是為自己留些忠厚的餘地，二則也少墮落幾個純潔的青年，我便感不盡了，如果已經學成刻薄的人，能夠稍微反省一次，也少造些罪孽。

最末我仍舊要說，我們做人是很沉重的，不但要自重人，並且要鄭重自己。